

戰國策補註

第一冊



敘

戰國策一書。不知何人所作。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鮮有能及之者。有宋一代。如曾子固。李文叔。孫元忠。劉原父。諸人。皆喜是書。而甚苦其難讀。蓋去古久遠。篇簡譌脫。文字漫漶。所從來久矣。余以暇日。讎校一過。參攷諸本。而定所從。閒以己意。附列於下。得一百餘條。而其不可通者。尙二十餘條。不敢自作聰明。敬附闕如之例。以俟後之君子。己酉春日。侯官吳曾祺謹識。

例言

一此書自劉更生後。南豐曾氏。及蘇頌。錢藻。孫朴。劉敞。皆有校定本。其書或傳或不傳。紹興中。潁川姚宏。因孫朴舊本。雜採曾蘇錢劉諸本。並世所行之集賢閣本。遇有異文。悉注其下。可稱善本。其書不大顯於世。國朝嘉慶中。吳縣黃丕烈。始得姚氏宋槧本。刊以行世。復自爲札記三卷。附於其後。凡宋人鮑彪。元人吳師道。所改定者。悉詳札記中。其攷訂頗爲詳慎。今所校定本。卽以是本爲主。

一姚本於凡異文者。注云某本作某。今擇於諸本中。義之最長者。卽改而從之。其原本文理已晰。而諸本均有不及者。則刪去某作某字。亦有數處兩義俱合。

因而兩存之者。蓋編者不敢以考據家自任。祇取其便於學者誦說而已。

一鮑氏之書。其失在勇於改書。而其識力所及。實足以解散癥結者。固亦有之。今採其說之優者。注於本句之下。云鮑本作某。其不安者。不復錄也。其云一本作某者。則世俗常行之今本。亦閒取一二。如注云鮑本作某之例。蓋姚書以孫本爲主。於別本則注明某本作某。余書以姚本爲主。於別本則注明某本作某。實一例也。

一吳氏之書。實合姚鮑二家。互相參校。而雜引諸書以證之。不失爲一家之言。故亦閒有取焉。

一黃氏之書。專以姚氏爲主。而閒竊取之鮑吳者。悉入之札記中。今取其說之可存者。注於各句之下。既已加以採錄。則此札記三卷。可以不刻。

一此書之注。祇有漢高誘一家。然高注亡失已久。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謂惟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爲高氏原注。餘皆姚氏所補注。今讀姚序。凡注中有加一續字者。皆出自姚氏之手。惟姚氏主於參校各本異同。其自作注者。實寥寥不多見。今悉仍而列之。以存其舊。

一太史公作史記。多原本此書。故可以互證者。所在皆有。然竟有援史記之文。

而改之者。此法似不可從。其別書所引如文選注藝文類聚之屬。今多採之列入注中。惟意主存舊。故他處所引詞義雖勝。亦斷不敢改而從之也。

一漢人讀書首重段借之法。蓋古人字少。固有以一字供數字之用。其見於馬鄭之注經。每云讀如某。言以某字爲某字也。今人作注。則云與某通。與某同。亦卽此例。卽如此書。否作不已。作以固作。故能作而以及而通爲如。則通爲卽。又如擯儋賓之爲一字。媁構講之爲一字。皆在段借之列。而鮑氏不察此理。往往必改原文而從之。不特竄亂舊文。亦適足以彰其陋而已。今惟隨句分注。使讀者可以一目瞭然。

一書中如壑卽地字。思卽臣字。皆唐武氏所造。不應羈入。當是唐代人姑以意易之。今亦不可考矣。且仍之以存其舊。

一此書之難讀。至不可句讀。自普通人所論皆然。乃欲妄作解人。殊不曉事。今以鄙見所及。謬爲之說。加一案字。列之注中。凡得一百餘條。庶幾一得之愚。以備餉遺之末。其不能讀者。亦一一標出。亦有舊注已有。而意所不安者。亦加以糾正。附於原注之下。蓋學問之道。與天下爲公。不必以出自古人而悉爲附和也。識者自能諒之。

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敍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

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誓結。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悅案宜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

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據別本作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補註卷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與師臨周

王後語

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顏率名也當如字或去力出切後語注

顏率曰大王

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王後語

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與兵臨

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

鼎厚寶

作實一本

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

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

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

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

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

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

者非效醢

一作醢

壺醬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離

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

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

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案言子之數來猶不以鼎予齊也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

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通之志以故解人使齊王入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

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

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

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

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

如背秦援宜陽吳氏云背下有秦字援字作拔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

仲作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

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案景翠雖以楚衆援宜陽而意存觀望聞周之音遂決計進兵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案論文法爲上宜有人字而策中如此舉其例謂韓王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

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

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待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

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

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西國三十五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案將字疑因上句衍

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

案將字疑因上句衍

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

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

鮑本作葉

公之

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壓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楚攻雍氏。周糴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

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案謂怒解也。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鮑本作虛矣。

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

閔之心。案君聞人不說故有閔閔之心。閔病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

尊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

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

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

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案謂呂倉不說於人不足爲害。引子罕管仲爲比。則君聽其言。因不免呂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

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

吏出之。

以人方難。則難。任從吃虧。未。天。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予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鮑本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鮑本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案。謂其計不足道也。

右行楚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一本無周字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以秦魏

吳本魏下有和字

收周最以爲後。

吳本厚

行且反齊王之信。

又禁天下之率。

史記變齊

無秦天下果

史記作集

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

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鮑齊上有秦字合則趙恐

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

案此語未明恐有誤字

必不處矣。故用

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案此句未詳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視與通之不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

祭地爲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鮑本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

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

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

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鮑本今楚王資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廌。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

秦隆不通也

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

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鮑本王聽東方之處。秦

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

作鮑本
宮本

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

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

作鮑本
昭本

翦曰。爲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

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

鮑本西周
二字作惡

之於王也。照

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爲賊。而陽豎

案據韓
策作豎

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

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一本無
亦字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補註卷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

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君今屬魯國也

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

食於西周。

食糧也

韓慶爲西周。

續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

韓慶西周臣也

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

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

今又攻秦以益之。

益韓魏之強也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

地廣而益重。

厚多也重尊也

齊必輕矣。

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

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

公危不安也

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

陰私也無攻秦也

又無藉兵乞食。

勿示秦以少兵少糧也君

臨函谷而無攻。

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

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有字

破秦以張韓魏。

張疆也

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

爲和。

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爲和

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

免也。必欲之。

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

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

恩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

而薛

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

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

三晉必重齊薛公

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北流入於洛川也爲

周最謂李兌曰。

李兌趙將也

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